

长相思，相思苦。
一味相思深入骨。
痴情深，情深种，
执手偕老三生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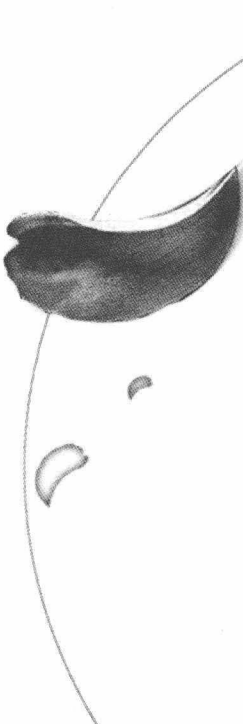
长相思，相思苦。
一味相思深入骨。
痴情深，情深种，
执手偕老三生梦。

一味相思

Yiwei
Xiangsi
千岁忧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



一味相思

Yiwei
Xiangsi

千岁忧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策划编辑：侯 开 王 菲
责任编辑：赵 锋 奚春玲
特约编辑：秦 瑶
封面设计：姚姚工作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味相思 / 千岁忧著. — 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4

ISBN 978-7-5463-2677-1

I. ①—… II. ①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49772号

书 名：一味相思
著 者：千岁忧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：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：700mm×980mm 1/16
印 张：20
版 次：2010年4月第1版
印 次：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2677-1
定 价：26.8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)

目
contents
录

第 一 章	后园初见.....	001
第 二 章	无妄之灾.....	010
第 三 章	华堂故人.....	020
第 四 章	作茧自缚.....	030
第 五 章	新府为婢.....	040
第 六 章	琴曲相思.....	050
第 七 章	考较厨艺.....	061
第 八 章	北芜来使.....	072
第 九 章	长街诉情.....	082
第 十 章	晚来留宿.....	093
第 十 一 章	秋雨恼人.....	102
第 十 二 章	多情桂子.....	111
第 十 三 章	凉夜春色.....	121
第 十 四 章	为妾之忧.....	132
第 十 五 章	往事莫提.....	141
第 十 六 章	美人如玉.....	151



目

CONTENTS

录

- 第十七章 奈何执迷.....160
- 第十八章 情真意切.....170
- 第十九章 此心难安.....180
- 第二十章 误会重重.....189
- 第二十一章 康女来访.....199
- 第二十二章 灵玉之喜.....210
- 第二十三章 君心我心.....219
- 第二十四章 寒夜出行.....229
- 第二十五章 巧奔妙逃.....238
- 第二十六章 云水小镇.....249
- 第二十七章 恰是良缘.....260
- 第二十八章 再见情浓.....270
- 第二十九章 喜事成双.....281
- 第三十章 返途风波.....291
- 第三十一章 分付东流.....300
- 第三十二章 荣宠双生.....308



第一章 后园初见

男子二十而冠，有人父之端；女子十五许嫁，有适人之道。于此而往，则自婚矣。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。

作为望川大地的首富之国，南芜盛行早婚，不管男子或女子，未到适婚年龄，便早早地定下婚约，待到男子成年女子及笄，便男娶女嫁，生怕娶不到媳妇、嫁不到相公被人耻笑。觅得如花美眷也好，嫁个如意郎君也罢，自家条件好的，尚能挑完东家挑西家，条件不好的，只能干巴巴地坐在家里等人家挑了。男子还好说，但凡五官端正、四肢俱全者，即使误了适婚年龄，总能娶到个婆娘，而女子不同，一旦漂梅已过，便成了那秋黄瓜，再也无人问津。

清秋觉得自己很冤，想起嫁人这档子事就有股说不出的闷气。

作为贤平郡王府的膳房管事，她每日除了三餐时分打点府里众人的饭食要费点心神，别的时候都很清闲。可她就是高兴不起来，谁让她是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呢？常听人闲言碎语取笑便罢了，初入王府那年，曾有个前院的买办，一直想娶她回去当二房，多次当众求亲，忍无可忍之下她抓起锅子将那个不开眼的男人敲昏过去，才算得回清静。

按说越都城里的所有的女子都嫁不出去，也不应该是她。自小她便是众人口中的小小佳人，小满月脸就像那年画里的娃娃。再长长，端的是眉目如画，都说此女长大后定然倾国倾城的容貌，故未及笄之年，便和越都有名的富商——前城门高家订了亲事。

人家是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，清秋却恰恰相反，倒不是说变丑了，揽镜自照，称得上是相貌不俗，却无幼年那般出色，仅此而已。好在她早已订下亲事，就等着及笄后与未婚夫婿成亲，再三年抱俩，做少奶奶去，可谁料赶上南北两国开打，皇帝下诏要适龄男子从军，她那未婚夫婿是富家子弟，捐些银子征役之事便轮

不到他，可那高家小子干吗非要往战场上跑？难道是嫌她没有以前好看，怕她及笄后便得迎娶她？

边关将士阵亡的名册传回越都时，已是深秋，清秋满十五及笄，等来的是那人的死讯。高家因着独子没了，心灰意冷下也不理会她，不声不响地搬离了越都，据说是回了祖家。清秋相依为命的爹爹恰在此时病逝，她满心伤感守了三年孝，便过了嫁杏之期。

时人嫁女多妆奁，清秋家本是小富，其父是文人，不会理财，早已没落，哪里来有拿得出手的嫁妆，自是少有人问津，偶尔有媒人上门，也是为一些死了娘子的鳏夫或身有残疾的男子提亲。眼见着家道败落，清秋并不依靠亲友，她散去家中奴仆，出人意料进了贤平郡王府做厨娘。

其实清秋自小也是被家人当个千金小姐养着，平日里只是作诗弹琴，哪儿曾见过她做这等活计，一众亲友街坊都等着她被赶出来，谁知道她竟做得津津有味。因她有项本事，凡是喜爱的菜肴，只要尝过，总能做个八九不离十的味道出来。从前只当趣事来做，不曾想有一日竟要靠这个过活。她进王府后，一味莼菜鲈鱼吃得郡王和郡王妃赞不绝口，留在了王府膳房，至此也算有了着落。王府酬劳颇丰，一年后还当上了膳房管事，日子更是清闲，当下把那嫁人之事抛到脑后。

但凡叫清秋的女子，莫不给人以冷艳脱俗之感，自然与灶台炒锅挂不上钩。可偏偏她这个厨娘就叫清秋，今年她已经二十有二，算是个老得不能再老的姑娘，此生怕是嫁人无望。想起这事，清秋就觉得嘴角泛苦，眼下她无亲无故，孤身一人，闲时也曾对着落花流水常自嗟叹，只觉一生太长，做人太苦，不知几时才可解脱。

近日越都城最轰动的事莫过于南北两国停战，准备和谈。南芜北芜原本出自同源，天下本来只有一个芜国，三百年前一场宫变，当时的芜元帝突然驾崩，京都一场混乱，原太子带着人马愤然离京，一路北上，纠结不服新帝之人，更得天下第一奇门天府的支持，以望川山为界，竖起了反旗，至此芜国一分为二。另有边陲小国趁乱观望，或依附于南芜，或依附于北芜，南芜兵肥马壮，而北芜人血性勇猛，隔个几年就战上一回，谁也没占到便宜。两月前望川山上一场拼杀，南芜打了胜仗，夺了北芜几座城池，一向水火不相容的南北芜在北芜难得服软的情况下，打算进行百年来第一次和谈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。

此次望川山之战的功臣，便是贤平郡王世子卫铭，月前刚从边关返京，挟誉归来见天子，沐天恩，赐万金。因他是世子，父为贤平郡王，加官可以，进爵则是日后之事。皇上甚至另赐给他一座府邸，只是尚未完工，故还要在贤平郡王府待上半年。

那日他载誉归来，越都城的女子全都拥到街上，要看看一别六年的京中名少变成了何等模样。所幸他没让那些女人失望，五年前丰神毓秀的少年变成了气质温雅的儒将，一身银白战甲耀得人睁不开眼。回府后，清秋曾远远地望上那么一眼，谁让他的名气太大，没去边关前就是名动越都的风流人物，六年后他一回来便比那春画堂的名角风头还健。

她站得太远，只瞧见他一身戎装，想必圣前受封，荣耀之极，可是那明亮的盔甲竟让她想起了几年前送那个短命鬼离京的情景，还没看清世子爷长得是俊是丑，便心惊肉跳地逃回膳房，发誓再也不好看热闹了。

世子卫铭人才出众，又是功臣，哪家不想拉拢于他？上门送礼结交的，设宴送请帖的，每日都少不了应酬，或者同早年的至交好友们共叙旧情，赏赏夜景，喝喝花酒……酒醉归来，不光他房里的奴仆们受累，膳房也没消停，醒酒汤常备着，或者做些夜宵点心，总之，王府上下全都围着他转。郡王倒是高兴得很，连着在府里办了几次宴席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哪里都在提这件事，郡王府里人人引以为荣，仿佛主子的荣耀便是奴才们的荣耀。郡王妃还几次亲至膳房，要洗手做羹汤，慰劳几年未见的儿子。清秋性懒，最不喜的便是忙乱，郡王府的主子们不多，她这个膳房只管主子们的饭食，世子爷没回来的时候，她的日子称得上是逍遥。可自打世子爷回来，她就没有消停过，听说边关将士风餐露宿，甚少讲究，但这位世子爷，那叫一个讲究，一日三餐吃什么均下有单子，样样精致，他当自家的膳房是御膳房吗？

清秋敢怒不敢言，尽量满足这位爷的要求，冷热荤素可着劲儿地翻花样，谁让人家是世子爷，她司清秋只是个膳房管事呢，人的命，天注定。

六年前她正是待嫁时刻，满心以为就此修成正果，与命定的良人共结鸳盟，双宿双飞，谁曾想邻家的丑女都嫁人生了个胖小子了，她倒落得孤家寡人一个。这个膳房管事说起来好听，可也只是管膳房的，连给英勇神武、身份尊贵的世子爷提鞋也不配。

这是六月里的一天，还未到辰时，天已大亮，贤郡王府里出去采买的车子停在靠近厨房的角门，几个仆役正往里面卸着菜肉蔬果，两个伶俐的丫头拿着账本，一个记一个算，虽然早就做惯，日头尚未出来，可也晒得二人额上布满了薄汗。

每天卯时三刻起身去早市，是郡王府里的规矩，连水也是一早从越都城附近的下江山运来，那里的泉水味甘，冲出的茶也好些。按说城中大户都有附近的庄户按时按点地给各家送菜，每天赶早去早市的并不多，但是郡王府不一样，老郡王在世的时候信奉勤俭持家，多年传下的规矩，吃多少用多少都得算得精细。

空气里还有晨露的芬芳，不远处的几棵木芙蓉树后，清秋躲在此处的竹躺椅

上睡回笼觉。她图凉快，只穿了件单薄的粗布衣，歪在上面睡得酣香甜美，全然不顾隔着树丛的吵闹人声。她昨夜当值，偏遇上世子在府里摆席宴请，膳房跟着熬到下半宿。如今这日子不好过，连睡个安稳觉也不能够，清秋早就盼着世子爷搬出府住，她好逍遥度日。

“清秋姐姐，清秋姐姐，这是今天的账目。”

一阵叽叽喳喳的叫声让她头大不已，勉力睁开惺忪睡眼，两张如花的面孔探在她面前，当然，两个小丫头不过中人之姿，比不得郡王府里那些身娇肉贵的大丫鬟，可胜在青春焕发，脸蛋嫩得像是能掐出水来。

“凝雨、含烟啊，放着吧。”

“不行，老管家交代了，要看着你过一遍才行。”两个丫头平时听话得很，只是这点向着老管家，如果她现在不看，必定扔到一边积到明日，明日再往后拖，直至月末才清算。

府中盛传清秋和府里的老管家有不可告人之事，才捞到这个管事一职，传到她耳里，她只是笑笑。谁让她是个老姑娘呢，在众人眼里，也就只有去给人做填房的命，被人指点戳脊梁骨是常事。本来嘛，老管家为人甚是严厉，却不知为何只待她亲厚，甚至那些曾向她提亲未果的卑鄙小人，传出谣言说清秋得了膳房管事一职皆因上了老管家的床。

清秋还是不语，那些人也不想想，老管家的年纪快上六十了，有那么好的体力吗？真相很简单，老管家的老妻——榴花，是清秋未见过面的母亲的一门远亲，对她颇是照顾，否则哪来如此好的差事。就拿这每日采买之事来说吧，这可是肥差，王府的厨房每天要采买数以车计的东西，虽然贤平郡王家人口简单，一妻一妾两房四口人，再加上个侄小姐，主子不多，用着的人可不少，文的、武的、弹琴的、吹曲的，甚至有个小小绣坊，专门为府里的贵人绣帕子，还有那吹拉弹唱，府里养着的清客……光是伺候几位主子的下人也分着三六九等。这么多人都要吃饭，每天从她手里流出去的银子白花花的不知耀红了多少人的眼，都盼着哪天能去管一管厨房采买，揩揩油水也是好的。

她懒得动这个心思，去年一年尚还动手做几道精致小菜，如今升做了管事，便彻底清闲，即使偶尔拿起锅铲，也是挥在手里骂人，呃，骂人是不对的，可是她不厉害些，那些男人就当她是好欺负。

“清秋姐姐，我俩写得可对？”

她接过来草草看了一遍，当看到羔羊肉、鹿筋时，眼角一跳，又买这么贵的食材，世子爷自从边关回来，这两样就常常出现在膳房采买的单子上，他也不怕吃出

毛病。今日还未到月末，她已得去账房支银子，不定那个管账房的老刘怎么苛责她呢。拿着账本大致顺了一遍，数目不错，清秋满意地合上账册。这俩丫头开头并不识字，全凭她一个人记账对账。每天算这些让清秋很不耐烦，便挑两个伶俐的小丫头，费了些功夫，教她们认字和简单的记账法子，这些俗务，全交给俩丫头，自己偷懒睡觉。没法子，厨房千好万好，就晨间出去采买太辛苦，简直要了她的老命。

每日采买后清秋都得休息一会儿，等到最后一刻才进厨间，两个小丫头知道她的习惯，便你推我一把我揉你一下地走开。清秋又瘫到躺椅上不动，隐隐听见两人在争论世子是笑起来好看还是不笑的时候好看。

年轻真好，嫩得像能掐出水来，简单的梳个双环便已灵气逼人，晨光照在二人身上，像镀了层光。哪像她，虽然二十一足岁，但已算二十二岁，早两年已经不好意思顶着双环，索性只将头发编成一条长辮子，美其名曰做活的时候省事凉快。说得也是，整日里灶前忙活，新衣服都难得上身，头发梳得再好有什么用？

唔，再让她睡上一刻钟……

不知哪里飞来一只画眉，落在枝头婉转鸣叫，惊扰了她的好梦。朦胧着开眼，隐隐觉得有道人影立在西边影墙下。那是什么？只因困意太深，她未及往深入想，竟又闭眼再度沉沉睡去。

突然一阵心惊肉跳，终是惊醒过来。

影墙下空空如也，她长吁一口气，除了膳房的人，谁也不会早起，这会儿不热不燥，端是睡觉的好时候！她放下心准备翻个身再睡，动作蓦地僵住——她的左侧，木芙蓉树旁，站着一个男人，那身穿着打扮，不用说也知道是府里那位郡王世子大人。

她想她终于领会了那些戏文唱词里提到的潘安宋玉是个啥样儿了。

清秋蹭地跳下躺椅，依礼行下身去，“世子爷安好。”

“你何人？”他的声音清亮，一点儿也不像在边关风吹日晒、满面风霜的样子。

“我……小的是那边干活的厨子。”也许她该自称奴婢？平日里少见那些主子，她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自称，因与府里那些卖身的仆人不同。

卫铭久在边关，过惯早起练兵的日子，天光大亮后再难睡着，便拎了鸟笼慢慢地在阔别多年的王府里转悠，偶然听到这角门边有些喧哗，原来是膳房买菜回来。他打量眼前的女子，一身布衣难掩姣好身材，适才看她一脸睡容，还真是惬意。

过去六年里，望川山附近连个女人都很少见，更不用说美女，他跟着军中将士同吃同住，满耳听到的都是粗俗俚语，女人更是被提起了无数次。即使此次回京后

恢复了斯文作态，实则骨子里已变了味，任谁也不知，俊俏的贤平王世子，脑子里想的却是在边关纵马狂歌。

看到清秋头上荆钗全无，一条油光水滑的辫子偏落在肩上，静静地垂在胸前，卫铭认定这是个偷懒的厨娘，倒不同于府中那些花枝招展的大丫鬟。他觉得有趣，也不愿计较，伸手召回自己的画眉，等着它乖乖地钻回笼子，闲闲地道：“你在睡觉？”

她不知如何应对，低着头说不出话来，“我……”

她真正想说的是：若不是世子爷你昨夜纵酒狂欢，我也用不着窝在这里补眠。

这也不是什么打紧的事儿，卫铭不是非要清秋说出个理由，他只是轻声一笑抬步走掉。

待他走远，清秋才抬起头来，只看到他的背影。南人喜四片宽髻，里衣束腰常结彩带，通常以繁琐的花纹为饰，或挂满彩玉。这位世子腰后垂下的一条青丝绦随着他走动闪动，末端坠着个碧玉麒麟，在衣袂里忽隐忽现。

清秋一整个上午都在为此懊恼。

清晨的内府膳房是府里最忙碌的地方，热气腾腾的蒸笼，砂锅里的香粥，盘子里精致的糕点，厨子们忙活半天就等着主子们起身后立时三刻用上早饭。郡王和郡王妃最喜浓浓的薏米羹，配着炸果子，一点酱菜即可。蒸笼里的豆包是为二夫人生养的小小姐准备，最最难弄的要属那边温着的羊奶，说是不能太沸，也不能凉着，是郡王妃最疼爱的侄小姐每日必备的饮品。为着老郡王留下的勤俭持家的嘱托，贤平郡王府里日常吃食尽量家常，不过再简单也马虎不得。而府里的一干管事奴仆，却另有前院的膳房管他们吃饭，内府的膳房只为主子们做饭。

清秋是府里唯一的女管事，专管膳房事务，今日她照例在上饭前的最后一刻进了厨间，手脸已洗过，换上套进厨间必穿的衣服，慢慢悠悠地晃进来。望了一遍井然有序厨间，她满意地点头。负责早饭的胖婢整理好面前的碗碟，递给她张单子，上面列着今日早晨郡王府各人的饭点样式。

一切无误，正要发话，门外一道略尖的声音响起，“清秋在吗？”

清秋微一皱眉，这是二夫人身边的丫鬟绿珠，一向是个找事的主，常挑剔膳房上的菜，怎么今日大清早便来了？

“绿珠姑娘，我在呢。”

绿珠掀开细竹帘子跨进门槛，一身新衣夺人眼目，头上的珠花颤动不已。此女自认为生得极美，王府里除了二夫人便数得着她，谁料自清秋进了郡王府，她的名

头被人盖过，常把清秋视为眼中钉，话里也带上刺。她是极瞧不起清秋的，也是，谁让清秋年岁略大，生就比她低了一头。

她是府里的大丫鬟，自视比人高上一等，旁的人都不看在眼里，只是对着清秋吩咐，“你在就好，二夫人今日想进些雪蛤汤，烦劳你费心，亲自做一盅。”

“这……”清秋一时间有些为难，世子爷最近花销太大，二夫人也来凑热闹。且不管了，王府的钱也不是她的，谁爱花谁花。

只是稍一犹豫，便惹得绿珠不快，“管事有何为难？要知道郡王主子昨几个歇在春梨院，二夫人的嗓子到现在都有些犯哑，我正想说把早饭里的酱菜也给去了，换上些糟鸭舌或是细丝鸡胸才好。”

她说到此处，厨间众人均停下手中动作，只有热锅尚在发出声响，劈柴担水的老胡和两个男厨子的脸上不约而同露出古怪笑意，几个灶间打下手的丫头也羞了起来，气氛登时变得有些怪异。

清秋不知好气还是好笑，不动声色地道：“倒不是为难，只是膳房库存的雪蛤这两日用光了，得去现买，再炖上几个时辰才好，怕耽误二夫人用饭，想请绿珠姑娘替我们回二夫人一声，可好？”

绿珠仔细盯着她看了几眼，才道：“既如此也无妨，只是莫要到晚上还未送过去。”

等她终于满意地捧着换了鸭舌和细丝鸡胸的早饭离去后，胖婢啧啧地和一个新来的婆子低声议论，“看到没有，每回郡王宿在春梨院后，绿珠一准儿来，二夫人那嗓子啊，不知道怎生的嫩。”

有的小丫头不明事理，听到后非要问个清楚，“早听你们说起这事儿，到底二夫人的嗓子关郡王留宿什么事？是唱戏给郡王听吗？”

众人哄笑。膳房里人多嘴杂，郡王府里的大事小事在这里被说个遍，这早已不是秘密。全因那二夫人未进府前是个梨园学戏的，还未登台便被偶遇的郡王给收了，许是没机会亮亮那把好嗓子，心有遗憾，便转在了床弟间婉转娇啼上，倒别有一番风味，每每过后还要养养嗓子，怕有损伤，自己的院子嘛，也被郡王给改成了春梨院。

这种情趣不是一般人才有的，清秋年岁虽然比二夫人小不了多少，却极不明白，只觉得她装腔作势，极难应付。听得厨子们窃笑议论，不禁气恼，她到底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拉不下脸来禁止人家议论这事，便招呼胖婢开始给各房送饭，自己转身出了厨间。隐隐听身后有人在问：“可郡王不是留宿在二夫人那里，这早饭是否送到春梨院去？”

“自然不用，王府里多年的规矩，郡王平日用饭必同郡王妃一起……”

清秋摇头不已，膳房的人越来越喜欢讲是非。正想回房一趟，却差点与一人撞上，她尚未吓得出声，那人已惊得向后退去，一个不稳摔倒在地，抬头看到是她，更是惊惧，泪花已经浮上来，“清秋管事……”

若说刚刚那个绿珠是郡王府里难缠的，那此女便是府里最好欺负的。

清秋叹口气，伸手去扶那个胆小的丫头，“小怜，没摔着吧？”

“还好，谢谢清秋管事，我进去了。”小怜低着头闪进厨间，细细的声音传出来，“胖婶，我来给小姐拿饭。”

其实膳房每顿都安排有送饭的，可是偏有些人要来颐指气使一番，就像那个绿珠。小怜是侄小姐况灵玉身边的丫头，生就是被欺负的料。况灵玉是郡王妃的亲眷，身子骨一向不好，一直养在郡王府，等同府里的大小姐。岂料主子弱奴才更弱，主仆俩生生就如那孤女无依似的，除了去郡王妃处请安，就是待在自己的院子不出门，还被郡王妃称赞是闺阁的典范，不像有些女子，莫名其妙就遇上男人，其意指二夫人偶遇贤平郡王其实是事出有因，刻意而为。

高门大户，总少不了争风吃醋的事儿，郡王虽没有像别家男人那般一个一个地抬进府里来，可是拈花惹草的事也不少，绿珠等一些出挑的丫鬟都存了不一样的心思，想着万一哪天被郡王给收了房，还不是享尽荣华富贵？大家族的丫鬟是什么？爷们的玩物，却也有可能是未来的如夫人。当今皇上不也封了几个宠幸过的宫婢做了妃嫔吗，风气已然如此，郡王府的丫鬟还怕没有前途？

清秋想到绿珠就觉得浑身不舒服，幸好她只是个厨子，每天活动的范围就在膳房这片，比那卖身入府的下人身份要高上许多，可说到底也是替王府做事的，总是低人一头。

临到中午，她还在和王府账房对账，这月花销暴涨，账房老头那双小眯眯眼瞪得极大，像是要吞掉她似的，“世子爷花的，你蒙谁呢，咱们贤平郡王府的家训你知道是什么吗？”

清秋的头开始隐隐作痛，这个府里，她第一不想往前厅去，第二不想去的就是账房，若辞去管事之职能让她连这里也无需来，她绝对会立马去找老管家。可是账房里有银子，她在这里做厨子也好，做管事也好，都得来领俸禄，每月至少一次，避无可避。

她轻轻地吐出几个字，“勤俭持家。”

勤俭持家个屁！世子回来这些天，光在吃食上的花费便不少，哪里勤俭了。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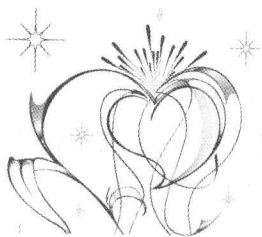
秋暗暗期盼着老郡王能从棺材里跳出来，尽早制止那个败家子的行为，也让她们这些人跟着少受罪。

“很好，我可是看着世子爷长大的，他怎会如此花销？定是你这管事想从中克扣银钱，故意虚报。我说清秋啊，老管家对你寄予厚望，为何你不珍惜机会呢？”

多么的语重心长，多么的……用心良苦，眼见着一顶贪婪的大帽子便压了下来，清秋闲闲地道：“您若不信，请看这些。”

她从账簿下面抽出一沓细纹小笺，递给老账房慢慢查看，“这可是世子爷每天亲定的单子，我都留着呢。瞧瞧吧，银钩铁画，端的是笔定风流。”说罢挑起竹帘出门而去。笑话，她再不把雪蛤买回来，不定二夫人那边会说什么。隐隐听得老账房在里面不知道打翻了什么。她走在花影里轻轻笑出声来，这个吝啬鬼守着王府的钱像守着自家的棺材本，这回看他有多大本事去约束一下世子爷，他总爱说自己是老人，希望能抵得上老郡王从棺材里跳出来的威力。

其实世子爷花得再多，也没有他挣得多。那皇宫里的赏赐，听说库房里专门腾了间屋子放置，世子爷再这样折腾一辈子也花不完，再加上王府在京城近郊的田产封地，怎么有花完那一日？



第二章 无妄之灾



出了贤平郡王府往东行，便是西水大街最热闹的一处，那里酒楼林立，两边商铺从东至西排到了开盛井。南芜越都是天下有名的富庶之地，一应房屋均有制律，全都由京机处监管，建造得气派非凡，令来往的天下商贾莫不为之心折。

虽然南芜与北芜仗打了许多年，可是并不妨碍两国之间的商人们互相交易，越都商街处处可见北芜的货品，甚至有许多北芜风味的小吃。两国邦交平和时，甚至会派出使团互增交流，有些北芜人甚爱南芜风光，还移居来此，私传越都最大的客栈东林客栈的掌柜便是从北芜移居至此的。

日头开始毒辣起来，清秋已换下了进厨间的长布袍，单穿着件月白绡衣，饶是如此，半日下来也觉口渴乏累。从西水大街到巷后专卖干货的，还要再走上一段路，她有些后悔没让别人来。忽然前方一杆挑出来的布旗上写了个大大的“茶”字，清秋顿觉口舌生津，快走几步转入那家茶店。店主是个三十来岁的妇人，见到清秋忙起身招呼，“清秋来了。”

越都人早上有喝茶吃点的习惯，小店里有两三桌客人，帮伙的小二提着青花壶绕过一桌客人，先来给她斟上碗清茶，又手脚麻利地去拿茶点。清秋含笑问道：“赵家娘子，这帮手不错吧？”

“你清秋管事介绍的，当然没错。对了，清秋，我正要去郡王府找你，今夜有空吗？”赵家娘子有些神秘兮兮。

清秋心中微叹，她已猜到赵家娘子想的定是她不想听的，无奈叹道：“有事？”

“你给我介绍个得力的人手，我也得报答你嘛，这不，我帮你拉个红线，可好？”

清秋立马默不作声。赵家娘子叹口气，劝道：“清秋，别嫌我啰嗦，这女子要有门好亲事才行，一辈子只这一回……”

一辈子……清秋仿佛已看到自己老来无依的情景，一时心中有些惶然，她并非没有想过这些，但姻缘之事，此生怕再是无求，命里有时终会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再说要她去见那些腌臢的男人，免了吧，她宁愿孤独终老。

“啊，我想起来，府里等着我采买东西下锅呢。”

这个借口明显说不过去，她的衣衫被赵娘子拉住？“哄谁呢，你是管事，哪儿用得着做这些。林公子家里是做染布生意的，晚上就借我这地方，你偷偷地相上一眼，好还是不好由着你决定，这总行了吧？”

林公子，这莫不是说的东城林家？她依然记得林家有三个儿子，老大和老二一个比一个风流，比着纳妾，老三倒是不风流，只是却是个书呆，人也有些傻，赵家娘子提的是谁她都不愿意。

“赵嫂子……”她一脸为难，想不出更好的措辞来拒绝这位老街坊的好意。

她二人这边拉扯，旁边坐着的一位锦袍男子可是从头听到尾，忍不住嗤笑了一声，声音不大不小，正好让二人听到。清秋动作僵住，脸腾地一下变红，或者今日她该看看皇历再出门。

那锦袍男子扭过头来，一脸笑意。赵家娘子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他一番，此人相貌倒还端正，就是一双桃花眼和不正经的笑让人讨厌。清秋冷冷地“哼”了一声，再一想是自己两人在人家身后拉扯，他倒不是故意偷听，只得拽走自己的衣角，匆匆离店而去。

赵家娘子想到还未定下夜晚之事，不禁气恼地瞪了那锦衣男子一眼，又去招呼别的客人。

锦袍男子一口喝干茶盅里的茶水，往桌上放了几钱银子，起身欲走，忽被地上一样事物引去目光，勾起嘴角，弯腰拾起来塞进袖笼里，不声不响地离开。

晚上清秋亲自带了人送雪蛤去春梨院。郡王府的二夫人长相不俗，这是事实，否则也不会做了王府唯一的如夫人。她那双眼睛，在灯光下顾盼流转，真像是会勾魂似的，清秋身为女人，见了也有些移不开眼。她吩咐凝雨把雪蛤汤奉上，又解释了一遍为何这么晚才送来。

二夫人微微一笑，“清秋管事，你说话这么小心，是否绿珠晨间说了不中听的话？别放在心上，那丫头就是一张嘴不好，净替我招事。唉，这几日，我总有些闹心，想吃些清淡的东西，还请清秋管事多放在心上。”

“二夫人放心，我会交代她们的。”清秋眼光在屋里一扫，不见小郡主，心中微微失望，她挺喜欢那个才六岁的小丫头，小丫头也常常溜到膳房找她玩，偶尔兴致上来，清秋会单独替她做些小点心。

她这边心不在焉，二夫人突然话锋一转，说到别的事上，“对了，前几日我有个亲戚进府，偶然见到清秋管事，赞叹不已，他可是刚入了春闱，入秋便去清河上任，也是有前途的，不知你可愿意与他共赴清河？”

清秋一下子没有醒过神，从来都说二夫人不是好相处的人，表面上柔柔弱弱，其实难缠万分，郡王妃也拿她没有办法。可如今二夫人倒关心起她这个老姑娘的婚事来，让清秋不由得一惊，可又不能直言相拒，只得陪着笑，“多谢二夫人，只是清秋容貌丑陋且年岁太大，哪里配得上贵亲。”

“清秋管事真是谦虚，你这相貌，做个厨娘太过委屈……”

其实她的相貌真的不算十分出色，媚不及二夫人，清不及侄小姐，甚至还没有绿珠那样正当年华让人难忘。她是老姑娘嘛，谁让南芜就是这规矩呢，若在北芜，女子过二十嫁人的虽然不多，可也不像这南芜那般严苛，十九未嫁便是少有，二十二岁嘛，简直就是打上了没人要的烙印。

即便如此，她也不敢答应下二夫人的提议，只是推托。今夜郡王还未过来春梨院，二夫人等得心焦，也无意再勉强她，便放她回去。

凝雨打着灯笼陪她慢慢地往回走，王府甚大，转啊转，像走不出去的迷宫，蝓蝓儿声跟着两人叫了一路。小丫头憋了许久终于问：“清秋姐姐，二夫人怎么这么好心？不过刚刚她提的那人，我们都见过，以前常到府里来，样貌是不错的，姐姐看不上吗？”

“怎会，如今只有人嫌我，哪来我嫌人，只是……”

“谁敢嫌你？你长得又不丑，不然府里那些个管事也不会成天打你的主意。哼，就凭他们，也不撒泡尿照照。”

王府里家生的奴才甚多，嫁给这种人，生了孩子也是给人当奴才的命，再说，一群老爷们，不过是想着她好欺侮罢了，净用妾室之名来侮辱她。清秋沉下脸，“这么粗俗的话，你打哪儿学来？”

凝雨吐了吐舌，又叹口气，“含烟要是在就好了，她一准儿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”

“你们两个少在背后乱说话，小心惹祸上身！”

其实二夫人想什么，清秋多少有些明白，前些日子，郡王妃已经提过此事，不过她提的是翰林院一位新近丧妻的翰林，而且推托说是丞相夫人提的茬，就看